面對自己

舒　非

我很同意一種說法：有的人是不能面對自己的。意思是說某些人，極怕寂寞。每時每刻，非得找人說話，非得要人陪，不往人堆裡鑽不能活，分分鐘都需要「人」。表面上這是不耐寂寞，看深一層，很可能是害怕面對自己。

這種人，內心很醜陋的有之；內心不光明正大的有之；內心十分小人、很多歪念的有之；內心骯髒的也有之；還有一項：自己原來是個大悶蛋，自己對着自己，都覺得索然無味。

內心其實是個「大世界」，這個「大世界」不比外面的「大千世界」小。人常常犯一個毛病，看到外在的世界，看不到自己的「內心世界」。即了解了別人，但是，不懂自己。

了解自己有時也不容易。也是需要時間，也要經過事件考驗。有時候，發生了事件，你會奇怪自己怎麼會有這樣的反應？跟之前想像完全不同。那時才明白：哦！我原來是這樣的人！我要的原來是這個而不是那個。知道別人固然是重要的，知道自己跟知道別人一樣重要。那就是「知己知彼」，下面才有那句「百戰百勝」。

都說人生是一本讀不完的大書，翻開新的一頁，就有新的內容。努力把自己變成一個有知識有情趣有頭腦有智慧之人，到那時，面對自己，自己獨處，都不悶，都有樂趣，而且都會很愜意。

問香港

雲家洛

美國朋友到訪香港，逛了幾天，坐下敘舊，問題連珠炮發。她問：「爲什麼海港內的帆船只剩下一艘？」我告訴她，香港的標誌只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帆船數十年前早已淘汰消失，現在你看到的一艘，聽說是當年旅遊協會收到太多外國遊客投訴見不到帆船，於是自行建一艘，隔天在海港巡遊，安慰遊客。

她又問：「你們香港的民居毫無特色，在加州，人們以家居設計表現自己個性，你們用什麼方式表現自己的個性？」這個嘛，我不太肯定，其實我連香港人有沒有自己的個性也不太肯定。

她再問：「我上了山頂，看到海港空氣朦朦朧朧的，那是霧還是煙塵？」我正想說，這幾天都是藍天，你來得正合時……

她說此行收穫甚豐，她到藝術品拍賣會觀察，發現中國人的實力果然名不虛傳，拍賣會上舉手的都是中國人，尋常之極的畫作在這裡都賣得好價，她想起了父母收藏的舊畫，今次發達了。

她來自加州，加州迪士尼她從來不去，但今次去了香港迪士尼，那是她朋友千叮萬囑叫她一定要去，不是爲了遊玩，目的在觀察人。

她說看到了每個遊客都拿着至新型號的相機但不懂拍照，她看到了有人在飲水器洗手洗頭，她看到了米奇老鼠被粗暴拉扯。我只好說，發財立品，是需要些少時間的。

無本生意

姍　而

我住的屋邨，長期有三個操江浙口音的人打出招牌做「收購」生意。其中兩個男的長相酷似，該是兄弟倆。他們接到電話就推車上門收貨。女的是其中一名兄弟的太太，她負責守住攤檔也兼做飯，用一個電飯鍋做出三個人的午飯。晚上八點，就會有一輛大貨車開來把貨運走。他們什麼都收：舊電視機、收錄機、傳真機、攝錄機……各種類型的電器應有盡有，還有不少沙發、衣櫥、書桌、餐桌等傢具。有的並不殘舊，傢具中還有貴重的酸枝。

香港人每搬一次家，都要扔掉一批需更新換代的電器或傢具。能賣的賣掉，不能賣的就送人或扔掉。不論派何用場，都需要有人幫忙。這三個人的生意便應市場需要而生。

不過他們說是收購，付錢只是聊勝於無，有時簡直是白拿。每次上門驗收電器，男人那一張嘴就沒閒着，一會說這種電器早就沒人要了，又或說大陸人現在要最時款的，你這種電器只能當幫你清垃圾。朋友有一部二十九吋的舊電視，沒有任何問題。後來搬家想換部大一點兒薄熒屏的，心想原先那部怎麼着也能賣個百十來塊吧？最後那男子只答應給二十塊。朋友本來賭氣說不賣了，轉念一想回頭不是還得花錢請人搬走嗎？只好還是接受了那個可笑的價錢。最近他們的生意更發展到分文不付，原因還是那幾句。這一來，他們做的就是不需投入的無本生意了。

張太太的怪癖

王　渝

有一位獨居華裔老人不但捨不得丟東西，反而不斷地從外面撿東西，把住處塞得滿滿的，弄得髒兮兮，還有礙行動，可能造成危險。房東勸說多次無效，只好招來警察，以至鬧成新聞上了報。

張太太愛漂亮，出門總是穿戴得很光鮮。可是，她獨住的那單間公寓卻是混亂一片，永遠堆滿了匪夷所思的物件：缺腿缺靠背的椅子、七八個大小不等的鍋蓋、好幾疊舊報紙舊雜誌、一排排瓶罐。我好心問她，要不要幫忙丟掉。她一口拒絕說：「將來有一天會用得上。」

張太太的女兒孝順，經常給她買些吃的、用的和穿的，她一律收起來，瓶裝、罐裝，或壓在箱子底。於是霉的霉、壞的壞、忘的忘、不用的不用。她還有一個怪癖，東西不放到壞，不捨得吃。花生米放久走味了，她能想出各種法子來調理，先用火焙，再用鹽炒，然後津津有味地品嘗。她也喜歡拿出這類處理品招待我們，並且很得意地講述她如何化腐朽爲神奇，把霉了壞了的食物又調製成可口美味。我心軟，不忍拂她美意，硬着頭皮陪她吃。阿新和圓圓都會搬出牙痛、胃痛的藉口，從來不肯將就，還讓我落得饞鬼的惡名。

《背影》繪本

阿　濃

朱自清的《背影》一文已讀過上百次，因爲這是語文課本的必選篇，我每年都會教到這一課。小思老師託朋友帶了一個繪本給我，連文本和一百零二幅插圖，看了仍使我感動。使我奇怪的是繪畫者是一個外國畫家：克拉迪奧，書上沒有他的介紹。他是什麼人？跟中國有什麼淵源，能把民國初年的中國環境和人物表現得如此逼眞？

幸好有互聯網，我查到克拉迪奧即Claudio Gardenghi，意大利畫家，一九四九年生，是朱自清去世的第二年。他擅長以鉛筆素描再加淡彩繪寫故事，正合《背影》慘淡哀傷的氣氛。出版社用電腦傳了大量照片給畫家參考，包括那個年代中國城市的面貌，建築物的形式，人物的服裝……畫家不明白故事中的父親怎麼允許走下路軌，爬上對面月台。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就很理解，我們也曾有橫跨鐵路走上對面月台的日子。

父親「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一段最是動人，畫家準確地重現了這個場面。克拉迪奧是多次獲得國際獎項的畫家，他出色地完成了這件工作。難得在如果不署名我們不知道是外國畫家畫的。

語言決定命運

葉特生

說雅言正語，不但讓人聽了和樂，還對自己有益處。心裡充滿，口裡就說出來。口裡說出來的，又倒過來影響心情。

所以說話好聽，還不止爲了不得罪人而已。我們可以從一個人的談話去了解一個人的心態。耳不妨用耳錄下自己一些平時說話，留意平常很易忽略的口頭語和語氣，原來我的話，那麼粗魯可憎。一些夾雜在中間的「死梗」「鬼」「衰」「唔掂」等語助詞，以爲可以加強語氣，殊不知這些負面否定的話，反映內心的悲觀消極。

有人一開口就是罵聲，批評，粗言，一口兩舌，說人是非，都是內心邪惡的表現。自己嘴巴講出來的壞話，最先聽到的是自己的耳朵，久置心中，將成爲心田惡種，日久開出惡果，並且自食其果。

同理，時時說好話，溫言暖語，如口吐蓮花，不但鼓勵別人，也激勵自己，猶如心中常發好願，無形中在祝福自己。隨時說好話，就等於隨時隨地爲自己祝福，這種無形力量之大，難以想像。

常說：「最大的敵人是自己」，原來「最大的貴人也是自己」。於是反省自己，連消極言語：「我擔心」「我害怕」「我運氣不好」「我樣樣都不行」「我講什麼都沒人肯信」等，都要戒絕。心念決定命運，言語也決定命運。靠自己的嘴巴，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是自我暗示的力量，就存在於一念之間。想通了，恐懼頹廢可以一夕之間，轉變成樂觀進取。

天天高喊「努力奮鬥」，不單口號而已，是信心的宣示，其力足以移山。

讀書出書

黃子程

在這個孤獨的書齋中，有時讀了好書，人在陋室，乃可長嘯當歌；不過，好書不來，你又奈何？總收到某君大作，一本收了，又寄來一本，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書我不會讀，眞的，索然無味之書，寫的都是人人都知的事、人人都知的理，那何必喋喋？也許，寫書的人還道在鼓吹世界和平、人人相親相愛，對不起，於我，這類書可目爲「阿媽係女人」論的書，於我，一行也不願入眼，謝謝了。

最有條件出書的人是誰？我不知道，自己也央過朋友爲我出書，更做過編輯、出版人，央人家把書交我出版社出版，版稅從優。Those were the days，不提也罷，只是心裡有個謎：見朋友的博士論文一部部面世，變成一本本好看的書，自己的論文卻在高閣封塵。忽然有一天，朋友說他要爲我出版，於是約了出版社朋友見面，這個心魔這個謎，莫非可以打開？

當然不，博士論文，是出版社的「蝕本貨」，人家有非常關係，「蝕本」之餘有聲望，賺回少少形象，我是誰？百分百蝕本，最好笑的是：那天編輯改口說：何不爲我們精選本地雜文？這是閣下的強項云云……一聽，傷心欲絕，我已決定，再不爲人作嫁衣裳的了。口頭上唯唯諾諾，實則上是一千個不願意，出書，此生休想，我的出不了，選人家的作品？也一樣沒心情，有得傾！

生態城市排名

關　平

一家全球性的人力資源公司Mercer，每年都公布「生態城市」（Eco-city）排名榜，把世界上各國的城市拿來評論排比，定出名次。今年公布的排名，佔首位的是加拿大的卡加利，第二位是美國檀香山，第三位是加拿大渥太華。香港呢，排一百四十二位。在我們之前的，有排廿二位的新加坡、五十九位的東京、一百二十四位的台北。排在我們後面的，有一百五十二位的上海，和一百八十一位的北京。

這個生態城市排名榜，是以可用水、飲用水、垃圾處理、污水處理、空氣污染、交通擠塞等項目作評分標準。可以想像，香港在幾個評分標準的得分都不可能高。我們的空氣質素一向差勁、交通擠塞、道路不算特別清潔。與卡加利、檀香山、渥太華相比，當然給比下來了。他們都是地大人少，相對寬敞，附近地區沒有工業，當然生態質素最佳了。

新加坡排名遠比我們前，相信大家都輸得心服口服，他們的清潔程度確是亞洲之冠，無可置疑。上海和北京排名這麼靠後，相信與工業化步伐加快不無關係，附近地區工業多了，燒煤發電，空氣質素一定欠佳。加上近一、兩年大力提倡使用汽車，塞車嚴重，更加影響生態。

閨閨新天地

送別離

珠海學院　鄭婷婷

這個家，是熟悉的家。爸爸、媽媽和弟弟，依舊扮演着熟悉的家庭角色，只有我暫代了哥哥的位置。

書架上放了一張全家合照，每當我看着這張照片，視點都在哥哥的臉上——我想念他。

零九年初，哥哥從專上學院高級文憑畢業。適逢市道不景，他擔心能力有限，難以找到好工作，所以要出洋留學。

「留學？你從小讀書就不怎努力，做事又不夠認眞，出國讀書成效會好嗎？你有沒有考慮過爸爸的負擔？到英國留學，最少也要上百萬，我還要多讀三年才畢業，弟弟來年開始又要讀大專……爸爸擔這頭家會很辛苦！」我質問哥哥。他很無奈，低頭不語。

幾個月來，哥哥都沒有再提起這事，爸媽也沒說什麼，我也鬆了一口氣。怎料到了六月，他突然向我們宣布，英國已有一大學取錄了他，他九月開始要到校報到。我嚇呆了，一直沒想過他眞的會出國……

離他出國還有三個月，我每天都勸他打消這念頭，一會兒說他不能支持三年獨自生活，一會兒又說媽媽會很想念他——他始終沒有改變主意。

時光飛逝，很快就到了他離港的那一天。那天早上，我們一家去茶樓吃早餐。我坐在哥哥對面，凝視着他，含着淚水。我捨不得他。

吃過早餐，我們便往機場。一路上，我跟緊哥哥。我知道，今天一別，我們要在一年後暑假才能再見面……

在哥哥上機的那刻，我皺着眉，強忍着淚，跟哥哥道過別，便轉身離開，因爲我不敢目送他步入離境屏。

「一年後再見吧！」哥哥在離境屏前叫道。我再也忍不住了，站在一邊哭了起來。

在歸家的路途上，我接到哥哥發來的短訊：「不要哭了！我不在家的時候，你就是大家姐，你要替我照顧爸媽，看管弟弟。若不是爲了爭多點學識，我決不會遠涉重洋，漂泊海外……我愛你們、想念你們！」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哥哥說「我愛你們」的書面留言——我一直沒有把這段短訊刪除，讓它長留在我手機裡吧！

好朋友

中大校友聯會張煊昌中學　1A　庾藹琳

你的好朋友是誰？

兩個月前，我到圖書館裡溫習，坐在我旁邊的就是今天我的好朋友周同學。她個子矮小，鼻樑上還架着一副眼鏡。她爲人親切友善、樂於助人，是她班裡的好班長。

雖然我只是一年級學生，對學校的功課問題還帶着疑問，不過別看周同學是二年級的師姐就會看不起我們這些「豆丁」，她很有耐心地教我答題技巧，還主動友善地和我結交朋友，我當然一口答應。

有一天放學，我看見周同學，本來打算向她打招呼，她原來正在爲同班的同學包紮傷口，並安慰她。然後我也上前幫忙，我只是扶起受傷的同學，周同學卻爲我拿書包，相比之下，她的熱心幫助比我付出的大得多了。第二天，周同學還繼續慰問昨天受傷的同學，她此舉眞令我感到難能可貴，非以她作榜樣不可。還有一次，我不懂家政功課的要求和做法，幸得周同學的指導，令我明白到原來做針法的時候，只一心想着快點完成的心態，是不可取的，必須認認眞眞地去做一件事。完成後，家政老師還稱讚我手工進步不少。這次之後，我不斷練習針法，每份功課都力求做到最好。

當然周同學並不只是做了這三件事，身爲班長的她，還要爲同學服務，不過她一些怨言也沒有。透過這些事情，可見周同學是一個樂於助人，積極友善的學生。如果稱她是個大忙人，也不是，她是一個懂得安排時間的人；如果稱她是個大好人，也不是，她只是一個無論大小事情都妥善做好的人；如果……哪她是什麼人？呀！她是一個盡守本分，爲己爲人的好同學！

家庭樂，遊古蹟

徐振邦

一家人進行古蹟遊，既可認識古蹟，又可以共享家庭樂，實在是最好的假日活動安排。

爲了讓社會各階層的人士都可以參與古蹟遊，發展局於早前推出「家家遊」的活動，讓低收入的家庭人士，可以參與免費的歷史建築導賞團。

較早之前推出的中上環線的古蹟遊，參觀的地點包括：終審法院、聖約翰座堂、聖公會建築群、中區政府合署建築群、文武廟、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中區警署建築群和藝穗會。

活動推介：繼中上環團之後，發展局又再推出尖沙咀線的歷史建築導賞團，現正接受低收入人士家庭申請，詳情可瀏覽發展局的網頁：http://www.heritage.gov.hk/tc/whatsnew/events_17.htm

我呼吸着校園空氣

中大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4C　郭少芬

回到這條再也熟悉不過的小徑，映入眼簾的是一座雄偉的建築物——張煊昌中學。它依舊是那麼的嚴肅、雄偉、只是內心的人和事不斷地變遷。我重回校園的懷抱，與校園同步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踏進校園的第一件事便是回到與我共同成長的課室——四甲班。一踏進門，便嗅到一股溫馨而苦澀的氣息。看見一切景物重現眼前，心繃得很緊，就像一枝即將離弦的箭，緊張不已，而眼前景物猶如乘坐時光機回到過去，重遊四甲班般。

帶着小鹿亂撞的心情，走到我那可愛而嬌小的座位，但座位已容不下我的身軀了。伏睡在桌子上，看見一條條久經歲月磨練的疤痕，桌子的右上角被刻上一個笑臉，依稀記得當時愁苦不堪，所以刻上它以鼓勵自己。輕輕地觸摸它的臉龐，彷彿在鼓勵我不要放棄，努力加油，眼睛忽爾模糊了視線，而笑臉亦掛上一串串淚珠。

離開座位後，細心地踏着每一塊磚頭，呼吸着那夾着木頭與久經失修的味道，這是我最愛的地方啊！天花上已建成蜘蛛的家庭，懸掛在天花的風扇與每一條蜘蛛絲正翩翩起舞，不停地旋轉。牆上的灰泥開始脫落，就像老伯伯正要脫去那破舊的衣裳。黑板上寫着「六月二十八日」的字樣，是我們離開校園這大家庭的日子，那是依依不捨的一天。站在教師席上，我看見一群天眞爛漫的孩童，正無憂無慮地嬉戲，而有些同學卻安守本分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當我踏步向前想加入他們時，他們卻消失了，只剩下空虛的座位、寂寞的校園和牽腸掛肚的我。

呼吸校園中思念、苦澀及半帶點溫馨的味道，我像風捲塵土似的快跑，不敢回頭。「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恐怕不適用吧，因爲，我要帶走校園裡的回憶及空氣，眼睛再一次被淚水模糊了視線……

一條我熟悉的街道

勞工子弟中學　中二　黃震鴻

若要說我最熟悉的街道，莫過於正德街了。這條街道由黃大仙巴士總站一直到黃大仙公共圖書館門前。沿路有兩所小學、一間廣場以及一個街市。

從巴士站一直上是我以往就讀的小學，這間小學對我來說充滿了許多的回憶，由只得五、六歲的頑皮學生到我成爲自尊自重的中學生來說這間小學的功勞十分之大。而在小學的對面便是黃大仙街市，從前我會跟婆婆一起到街市買菜，這也是個不錯的回憶。而黃大仙街市的對面也就是區內的另一所小學，這間小學是我爸爸所讀的那一間，每當他路過小學時也會滔滔不絕地說他從前的往事。在小學的一旁，偶然也會有些「無牌小販」擺賣魚蛋一類小食，這時我大多會撒爸爸的嬌，要他買給我吃，只要在小販的檔前嗅一嗅已經讓人心滿意足，吃下去當然更津津有味。在小販檔前，再過一條馬路便是黃大仙中心的入口，中心雖比不上其他大型廣場，但也有它的獨特之處。例如是它的入口處擺放了「老夫子」的卡通人物公仔供人拍照，十分有趣。

雖然黃大仙正德街對其他人來說是一條普普通通的街道。但對我來說它的特色就是七年的情感，當中包括了六年的小學生涯以及其他不同的深刻回憶，這便是我對正德街的熟悉原因。

家鄉的四巷街

勞工子弟中學　中二　李肖芳

我最熟悉的街道是在我故鄉的四巷街，這條街由我出世以來這十四年從沒有一絲的改變，它滿地是垃圾；它路邊盡是小販；它一年四季都是吵吵鬧鬧的……但這都是我美好的回憶。

今年清明節，我重回四巷街。站在街口，街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出現在我眼前，每走一步都是非常辛苦。街道分爲食巷，前、中和後街。食巷是街道的較前部分，食巷的店舖大部分都是熟食店，環境雖然不太好，但食物味道卻是一流！前街是賣一些富有民族氣息的首飾和衣服，有很多遊客也會買來作手信。中街多是酒吧，這條街的酒吧都很有規律，犯法的事也不會在這裡發生，中街只會在凌晨一點至六點三十分開放，到那時有很多外國人會來，可說是「內陸蘭桂坊」。最後的就是露天街市——後街，這裡的小販都是以農爲業的老村民，賣的蔬果全是新鮮有機的，這條街只在早上六點半至下午十點半開放。

這條四巷街那麼多元化，無論男女老幼都喜歡到這裡，就算環境差大家也不會到其他街道，有些人會定期義務爲這條街清潔，因爲四巷街是幾代人付出的成果，在村民心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曾經有段時間這條街的顧客變得十分稀少，原來是有集團在四巷街不遠的地方開了一條不夜天大街，把顧客吸引了過去，但不久四巷街又變回正常，回流的老顧客說不習慣到一個沒有感情的地方購物。可見人們對四巷街的感情就像超能膠水般緊貼在心中，又有誰不被吸引到這條街呢？

新發邨

陳志華

新發邨是新界屯門區的公共屋邨，也是屯門區內首個公共屋邨，現已拆卸，原位於屯門新市鎮中部，在現港鐵屯門站旁，鄰近屯門市中心和屯門公園。

新發邨於1971年落成，本名爲青山邨。1974年，香港政府爲配合將青山區更名爲屯門區，故將青山邨同時易名。新發邨中「新」是指新界鄉議局前主席、時任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陳日新；發則是指時任屯門鄉事委員會副主席、現任鄉議局主席兼立法會議員劉皇發。政府爲表揚兩人對新界的貢獻，故將兩人名字爲屋邨命名。

新發邨原有四座樓宇，屬於第六型徙置大廈。四座大廈呈兩個分離的L型，互相對望。中間有一些遊樂設施。第一座和第二座位於較北的位置，第一座樓高十六層，第二座樓高八層。第三座和第四座位於較南的位置，第三座樓高十六層，第四座樓高八層。這是唯一屯門區內徙置大廈式的公共屋邨。

邨內有一間小學，即何福堂小學，現已搬往龍門居旁。後來，政府要興建西鐵，整條屋邨在2002年拆卸。